

柳子戏新作《东方圣医》展演 传统戏曲第一次唱扁鹊

本报记者 倪自放

柳子戏加中医 关照现实文化

《东方圣医》取材于历史上“神医”扁鹊的行医事迹,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大胆的艺术加工,选取扁鹊帮助魏国百姓抵御瘟疫、帮助魏国公主起死回生、帮助魏国王后除巫解惑等事件,塑造了扁鹊不忘“医者仁心”初心、不负“治病救人”使命的高尚形象。

在《东方圣医》中饰演扁鹊的周金伟告诉记者,作为新创作剧目,《东方圣医》在内容上有许多创新,比如用山东柳子戏演绎的《东方圣医》,讲述的是山东人扁鹊的故事,故事的发生地在泰山脚下,可谓“山东人唱山东戏”。周金伟说,“《东方圣医》是扁鹊这个人物第一次登上戏曲的舞台,之前的影视作品中有对扁鹊的描述,用传统戏曲唱扁鹊,这是第一次。”在周金伟看来,扁鹊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先贤,“剧中扁鹊为普通百姓治



好戏在山东

新编大型原创柳子戏《东方圣医》,日前亮相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·新创作优秀剧目评比展演环节,该剧主创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,该剧虽然是两种国际级非遗项目柳子戏和中医的结合,但影片表现的科学与迷信的斗争一点都不旧。

病,也为王后、公主治病,当他为公主、王后治病后,君王请他做官,扁鹊坚持不做,他要为更多的病人治病,这让他圣医的形象立了起来。”

在《东方圣医》中饰演王

后的著名柳子戏演员迟皓文,是国际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柳子戏代表性传承人。迟皓文说,用柳子戏讲述中医鼻祖扁鹊的故事,实际是两种“非遗”的结合,“600年山东柳子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中医也是最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,两种古老非遗的结合,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古代故事,但内容并不旧,故事里科学与迷信的斗争,力求关照现实文化。”

老曲牌唱新戏 只为追求“更美”

“披荆斩棘踏天险,穿林攀岩斗风寒。寻灵药救众生祛病除患……”《东方圣医》的第一场,就改变了观众对传统柳子戏的印象:舞台后区高处,旋转舞台升起,显示着远山上扁鹊与徒弟“子阳”“佚妹”荷锄、背篓、采药的造型。

周金伟说,扁鹊师徒采药这一场景,显示了该戏与其他传统戏曲在舞台手段上的明显变化,“传统、写意的戏曲美学,一定是我们这部戏所坚持

的。在这个基础上,我们还广泛运用转台等现代舞台手段,把扁鹊师徒送上高山。这是以往柳子戏没有呈现过的,其他传统戏曲也难见这样的舞台设计。”

《东方圣医》舞台设计新颖别致,但演员们一张口,熟悉的柳子戏味道又回来了。迟皓文说,“《东方圣医》的唱腔音乐设计同样追求‘老味’与‘新意’的融合,如一些重点唱段皆以柳子戏传统曲牌为主,而在乐队伴奏、主题贯穿等方面又有所发挥,并吸收现代歌曲的创作手法加以创新。如‘一代医圣立学科’一段贯穿伴唱,其旋律就是根据传统曲牌演化并吸收现代歌曲手法完成的。”

《东方圣医》第一场第一段大的唱段来自王后,“为救女寻神医千里归乡回泰山,怜我儿遭罹难命悬一线……”迟皓文说,“在不损害剧种风格的前提下,我在部分唱腔转折处加入了一些京剧或者说唱的内容,这些小细节不改变老曲牌的整体风格,但让唱腔更美了。”



荧屏上充斥着宫闱争斗、谋权算计 那些亲切的小人物 去哪儿了

曾经,《空镜子》里胡同姐妹的情感纠葛、《我爱我家》中三代同堂的柴米油盐等荧屏中细腻温暖的生活与小人物感动观众,滋润心灵。然而,近来一些“爆款”剧,如《延禧攻略》与《如懿传》充斥着宫闱争斗,《天盛长歌》讲述朝廷权谋;就连仙侠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讲的也是天帝的儿子们。荧屏上的小人物不见了踪影。

►曾经的张大民感动我们。

琐碎中的浪漫 曾感动几代人

《延禧攻略》《如懿传》等剧或通俗或诗意、或狗血或戏谑地描述了庙堂之高宫闱之深,不禁让人觉得,“高大上”有余,接地气不足。面对眼下宫廷剧“爆款”频出、都市剧霸道总裁横行的电视剧,让人不禁发问,那些来自普通百姓的生活故事,那些仿佛就在你我身边的亲切小人物,都去哪儿了?

缺点与优点同在,身陷世俗琐碎的烦恼,却总能以坚韧意志、市井智慧纠缠前行的小老百姓,曾是荧屏的绝对主角。1990年,电视剧《渴望》打开了电视剧反映老百姓真实生活的创作闸门。反映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电视剧作品产量逐渐增多,收视也颇为可观。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《牵手》

《空镜子》《结婚十年》《家有九凤》等电视剧密集亮相,留下了一个个承载时代印记、具有持久生命力的荧屏形象。

也正是那些于日常琐碎中提炼的浪漫诗意,让这些作品得以感动几代人。热水瓶厂的普通青工张大民,身陷住房危机,却用一张“贫嘴”与乐观的态度,消解生活中的种种失意。幽默中难掩生活的无奈,却塑造出了不断搏击的小人物形象。

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员张国涛分析,这种平凡小人物叙事类型的退潮,与近年影视剧商品化的发展趋势不无关系。“早年的百姓生活剧投资成本低,放到如今,那种平淡细腻的叙事风格与真实平凡的人物设定,很难像情节激烈、人设出挑的宫廷剧一样充分借力明星效应。其在即时娱乐话题的激发、收视点击量的拉动方面也显出弱势。”

高智商+高颜值角色 不再从生活出发

难觅动人小人物,除了题材热点的转移外,也与当下一些创作上的误区有关。古装剧总是帝王神仙,当代题材作品也往往因为想当然的情节套路与过分精英化的设定,显得看点冲突有余,生活气韵不足,其中很难走出让观众感同身受又承载时代记忆的小人物。

目前,“高智商+高颜值”已经成为都市剧男女主的标配,他们的职业不是企业高管,便是医生、律师、总监、高级谈判官。就连初入职场的新人,也很少有财力上的危机感——动辄开着豪车,住的是寸土寸金地段的名牌豪宅,穿的是价值上万的名牌服装,在恋爱中投入的精力远超工作。

“老百姓对精英的、高端的生活有所向往。一些片面追求传播规律,放弃创作规律的

作品,便不再从生活本身出发,通过汗水、阅历与人情世故去修炼打磨故事与人物,而是去编织、臆想出种种投合观众欲望的生活模式。这样的呈现看似离人们的生活很近,其实在情感认知与生存困境上离我们很远。”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看来,这种精英化、套路化的叙事很难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事实上,生活中常见的百姓故事因为缺乏有效的审美距离,更易受到观众的挑剔,因而往往需要极高的表现技巧。往昔一批经典大多有文学性与艺术性的双重背书。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改编自刘恒的小说,《空镜子》则改编自万方的同名小说。两部作品在优质的底本之上,又经过了严谨的影视化改编、优秀演员的角色塑造等工序的不断淬炼,这才营造出了精彩的日常化叙事,走出了平凡动人的人物。(张祯希)

省文化馆展出 莫言书法作品

本报讯(记者 师文静) 25日,“大师引进工程”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在山东省文化馆开幕。徐里、吴悦石、杨华山等书画名家的作品展出,作家莫言的书法作品《我家高密东北乡》受到参观者的关注。

本次展览,由中国艺术研究院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山东省文化馆的33位书画家参加,展出作品80余幅,很多作品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。其中,莫言的《我家高密东北乡》中写道:“我家高密东北乡,遍野曾种红高粱,自从来了个张艺谋,改种玉米一片黄,要问这是为了啥,只因高粱种不良,玉米产量亩半吨……这些诗句无意义,试墨试纸拍录像。”让书法作品充满小趣味,引得观众驻足品评。

